



一代军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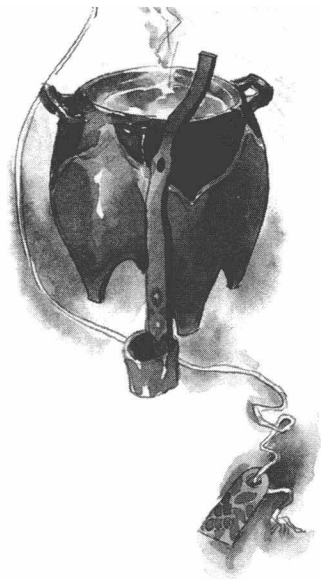
卷叁

魔宗之秘

The great
military counsellor
of that era

在官场，权势相争，惊心动魄；及智谋，奇思巧计，叹为观止；
于江湖，侠骨柔情，一世英雄。
江南奇女子，洋洋书写百万言，好评如潮！
随波逐流，却又另辟蹊径，碰撞出一个无与伦比的玄幻世界。

随波逐流 著



一代軍師

卷三

魔宗之秘

The great
military counsellor
of that era

随波逐流 著

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宗之秘 / 随波逐流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6

(一代军师系列)

ISBN 978-7-5391-5621-7

I. ①魔… II. ①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7847号

魔宗之秘

随波逐流 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责任校对 上官莹莹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75号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32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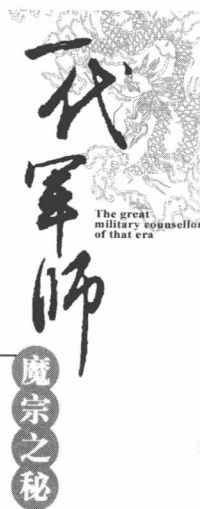
印 张 8.875

印 数 000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5621-7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杀人灭口.....	1
第二章	暗波汹涌.....	11
第三章	花言巧语.....	20
第四章	如烟往事.....	32
第五章	安排金饵.....	41
第六章	东海来客.....	49
第七章	举重若轻.....	58
第八章	宗师莅临.....	66
第九章	失德惊天.....	74
第十章	心狠手辣.....	83
第十一章	魔宗之秘.....	92
第十二章	最终决裂.....	101
第十三章	隐星宗主.....	109
第十四章	长安血夜.....	118
第十五章	王者神威.....	127
第十六章	错综复杂.....	137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各有心思.....	146
第十八章	雍帝回銮.....	155
第十九章	公主密谏.....	164
第二十章	恶孽重重.....	173
第二十一章	局势突变.....	183
第二十二章	凤仪之谋.....	193
第二十三章	孰不可忍.....	202
第二十四章	万事俱备.....	211
第二十五章	顿失先机.....	220
第二十六章	猎宫突围.....	230
第二十七章	血溅行宫.....	242
第二十八章	含香惊魂.....	251
第二十九章	明暗信使.....	261
第三十章	搬兵勤王.....	270

第一章 杀人灭口

雍王府寒园之中，我披着锦袍坐在凉亭当中。园中春花已谢，树木郁郁葱葱，精致秀雅，我今日清早起来赏玩朝阳，小顺子担心我受寒，还是坚持让我披了锦袍。

小顺子见我缄默，四下的侍卫也已经被打发走，便走近我身旁，淡淡道：“公子还是为了雍王殿下所说之事烦心吗？”

我轻轻一叹，道：“小顺子，你说，长乐公主真的对我有意吗，为什么我从没有感觉？”

小顺子轻笑道：“公子你从未和年轻女子接近，每日不是看书就是赏玩风景，你和夫人之间也是夫人先对你表白。公主殿下性情端庄贞静，从来没有表白心意，也难怪公子不知，我看公主对您有意是肯定的。南楚虏人之事我想公主已经知道了一些端倪，可却没有说给别人知道，再说若非公主的半支玄参，公子也早就性命不保。不过公主大概也和您有同样的心思，所以才从来不肯表白心意。公子你对公主不是也颇有不同吗？这些小顺子可都点

点滴滴看在眼里。”

我看了小顺子一眼，道：“你是责我为声名所累，不肯接受公主的情意吗？”

小顺子默默不语，显然是默认了。

我叹息道：“我江哲岂是爱惜声名之人？只是有些事绝对不可以做，我上次回答秦青的责问没有一句假话，我和公主身份有别，可是我并非因为这个原因拒绝这桩婚事，若是我真的情有独钟，那么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可是你应该知道，公主没有说过一句要嫁给我的话，这说明公主就算对我有意，她也绝对不愿违背礼法。既然如此，我怎能顺着雍王的意思求婚？这样一来便坏了公主声名，我不想公主青史之上留下污名。再说，我和公主仅有数面之缘，怎知公主是不是真心爱我这个人？”

小顺子低声道：“公子说的是，是奴才误会了。”

我淡淡道：“这些还是从私情来说。若是从公事上来说，我一个南楚降臣，凭什么求娶公主？雍帝恐怕就是当面答应，转眼就派人赐死来了。雍帝虽然是任凭公主选择，可是他心中恐怕只想公主嫁给大雍的俊杰吧？而且我若此时做出这种事情，只怕要连累雍王，我岂是以私害公之人？再说，我的身体你还不清楚吗？若是有什么不幸，你让公主情何以堪。”

小顺子没有做声，半晌才道：“奴才只是希望公子不会终身孤独。”

我微微一笑道：“等保着雍王登基，报了杀妻之仇，我就把一切都放下来。到时候我若身体好转，就娶一个贤淑女子为妻，你说好不好？”

小顺子笑道：“那当然是好的，奴才等着您娶主母，然后添

个小主人呢！”

我松了一口气，倒在椅子上道：“雍王这几日应该也想通了，所以不会来逼我。对了，外面的情况如何？”

小顺子神色古怪地道：“公子是想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苦笑道：“先听坏消息吧。”

小顺子道：“这个坏消息就是京城出了一件大事，如今人人都去看热闹，却没有人留意太子的举动了。”

我眉头微蹙道：“是什么大事，让朝野都转移了注意力呢？”

小顺子道：“这件事情原本是件江湖事，公子知道关中联吧？”

我道：“记得，联主沙青元，其女沙芷菁乃是凤仪门弟子，是长安最大的帮派。”

小顺子道：“说起来，公子和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前些日子沙芷菁到咸阳探望外祖母，却被人杀了，据说死得很凄惨。关中联和凤仪门都在全力缉凶，凶手却连连制造惨案，咸阳一带这十几天内又死了不少闺中女子，而凶手已经露了形迹。”

我说道：“既然如此，凭着凤仪门和关中联的势力，应该很快就将这个人抓住处死了吧？”

小顺子摇头道：“原本凤仪门因为主力未到，让这个人在咸阳一带肆虐无忌，如今凤仪门人手到了，这人却已经逃之夭夭。”

我皱眉道：“这件事又怎会引起朝中群臣的注意呢？”

小顺子苦笑道：“死去的女子都有被采补的迹象，所以江湖中人怀疑是魔宗的人重入中原。当年魔门宗主京无极败走大漠时，魔门弟子也随之而去，就是没有离去的也都隐姓埋名。魔门其中一支‘怜香堂’就是最擅长采补的，若是魔宗重现，说明京无极可能会重入中原，如今他已经是北汉国师，他的复出可能象征着



北汉即将大举进攻，若真如此，朝中文武怎能不关心此事？所以现在没有人还关心锦绣盟的事情了。”

我下意识地摇着折扇，问道：“你的看法如何？”

小顺子道：“我不认为魔门弟子留在中原有什么奇怪，若是没有我才觉得奇怪呢。而且魔门的人行踪隐秘，这些年虽然不时传出有他们的行踪，可都是捕风捉影，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凤仪门借题发挥，引开众人注意力。”

我冷冷一笑道：“魔门的势力已经依附了北汉，京无极要想和梵惠瑶比个胜负，凭着武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恐怕这天下一统才是他们胜负的关键。太子一出事情，魔门就出现了，还真是会赶时间。既然如此，我就凑凑热闹，小顺子，你知道现在户部尚书梁谨潜在做什么？”

小顺子道：“他现在戴罪立功，仍然在职，但是雍王殿下下的情报上说，太子正在安排接收他的势力，梁谨潜已经被软禁了。”

我微微一笑道：“霍纪城的事情，寒无计办妥了吗？”

小顺子笑道：“这正是我要告诉公子的好消息。霍纪城已经消失了，我们留下一具假尸体，更显得欲盖弥彰，如今凤仪门和太子还在到处追杀他，可惜却不见他踪影，秘营已经送来了霍纪城的信物。”

我站起身道：“那么你去做一件事情，去杀了梁谨潜，不用动手，用鸩杀。这样一来，你说大家会怎么想？”

小顺子神色古怪地道：“自然是太子杀人灭口了，公子此计真是歹毒。”

我笑道：“这正是我的打算。我还有事情交代你，霍纪城虽然身死，可是他却会活在他人心中。这也是我报答他让我得了

百万金银的恩惠吧，你可不能辱了他的声名啊！”

小顺子忍着笑道：“公子放心，我一定要让霍纪城成为太子的梦魇。”

我嘱咐道：“小心些，你若是被揭穿身份，我可就糟了。”

小顺子正色道：“放心，打不过就跑，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逮到的。”

我还是有些担心，不过想到小顺子精明能干，才智不在我之下，才勉强放下心来，正要再嘱咐几句，就是小顺子笑我啰唆也认了，却听到远处的脚步声。我只听声音便知是雍王来了，他应该是来致歉的。我挥手让小顺子退下，等着雍王前来。

可是雍王面上却带着一种难言的哀伤，我心中一动，问道：“殿下为何这样难过？”

李贲苦涩道：“今日皇妹执意离宫，到无尘庵清修，父皇和长孙贵妃劝阻不住只得应允，只是不许她剃度出家。”

我心中一震，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片刻之后，我淡淡道：“殿下，姻缘不可强求，公主一心求佛，或许那才是她可以平安喜乐之处吧！”

李贲微微叹息了一下，道：“不说了，只要皇妹不剃度，将来总有转圜余地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秦青和靖江公主的婚事，太让我失望了。”

我笑道：“殿下不用忧虑，唯今之际，还请殿下多多优礼秦家，否则他们投入了太子一方，才是不妙。我想秦大将军不会这么不明智的，秦家还有几位小公子呢！”

李贲眼睛一亮，没有说话，我知道这些事情他比我更清楚该如何做。这时，我看见荆迟偷偷摸摸的身影，想必是昨夜溜出去

的吧，谁让寒园把他拘束坏了。我原想装作没看到他，转念一想，道：“荆将军，还不过来拜见殿下？”

荆迟停住了脚步，走了过来，规规矩矩地拜见殿下。

我笑道：“殿下想让你作诗一首，你意下如何？”

荆迟张大了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雍王笑道：“听说你会作诗，本王很感兴趣，这样吧，本王出个题目——对了，你刚才要去做什么？”

荆迟尴尬地道：“末将昨夜未眠，现在回来想去睡觉。”

李贽瞪了他一眼，道：“这样吧，你就以睡觉为题吧。”

荆迟想了半天，说了一句：“佛爷睡得好。”

李贽“扑哧”一声笑了，道：“这倒是有趣，看来你是去看过大化寺的那尊卧佛了。”

荆迟连忙说道：“是的，昨天末将和长孙将军去了大化寺，因为时间太晚，就没有回来。”

我笑道：“好了，不用解释了，接着作诗吧，你若是做出诗来，我就饶了你，否则我让你抄一天的兵书。”

荆迟连忙道：“有了：一睡百事了。我欲效他睡……”念到这里，怎么也想不出最后一句。

李贽笑道：“这第二句虽然有些像打油诗，勉强还可以，最后一句是什么？荆迟，你若做不出来，江先生可就输了。”

荆迟脑子立刻晕了，心想：若是江先生输了，只怕我今天是别想补眠了，但想来想去却是毫无头绪，只急得满头大汗。

李贽微微一笑道：“想不出来就算了，你这个将军，平定天下还可以，作诗恐怕不成的。”

这时荆迟灵机一动，想起江哲每次给自己讲书，其中经常提

到靖胡尘、扫狼烟的语句，便说道：“狼烟无人扫。”

我和李贽都愣住了，其实我并没有想过要赢雍王，更没想到荆迟居然真的作了一首诗出来。

李贽念道：“‘佛爷睡得好，一睡百事了。我欲效他睡，狼烟无人扫。’好好，这最后一句，点石成金，又显英雄本色，本王输得心服口服。”说罢，解下玉佩递给我道：“随云能够让荆迟半个多月学会写诗，李贽可是服气了。”

我接过玉佩，微微苦笑，道：“荆迟，这块玉佩是殿下输给我的，我就借花献佛送给你了，若是你做不出诗，输的可是我啊！”

荆迟欢喜地接过玉佩，道：“谢谢先生赏赐。”

我笑着摇摇头，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想不到这个粗鲁的将军，真的让我刮目相看了，原本想故意输给雍王，将这条防身玉带送给雍王，看来这次是不行了。

永宁坊，户部尚书梁谨潜望着孤灯，心中满是凄惶。他是宦海沉浮多年的老狐狸，如何看不穿阴晴冷暖，自从户部走私案揭发，他就明白了前因后果。什么崔央奉命稽查，根本是奉了太子之命走私，而自己事先被排除在外，事后虽然没有免职，可只要看太子只是忙着接收自己的势力，就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了。他真的很不甘心，很想拿着私自记载的账册去告发太子，但是一想到人家君臣父子之间情谊深厚，又觉得心灰意冷。

更可怕的是，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为什么太子会想放弃自己的时候，无意中想到多日不见自己的妻弟，心中一动，查看自己私自记载的账簿，其中自己做下的暗记已经全无踪影。当此之时，他真是如同寒冬腊月一桶冷水泼在身上，身处寒窟，想到自己身死之后，妻室儿女都难以幸免，他真想立刻逃走。

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己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还没有想出办法，凤仪门的刺客已经出现在自己身边，这是一个素衣女子，相貌秀丽，但周身上下带着森然的杀气。望着这个女子抱着自己心爱的幼子，他屈服了，按照她的命令将手上的所有权力交付。如今他已经是无用之人，被太子殿下软禁在家中，想必过些日子，事情平息之后，自己不是顶上走私军械的罪名明正典刑，全家抄斩，就是削职为民，然后死在路上吧？他真的可以死，这一生他荣华富贵、金钱美色都已经享用过，可自己一死事小，自己的家人又该怎么办呢？不过半个多月，他已经白发如霜。

他正在苦思冥想，突然书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黑衣人走了进来。梁谨潜一眼看到，却没有丝毫惊讶，冷冷道：“你是来取我性命的吗？老夫已经等候多时了，其实那位姑娘一直在后宅，让她杀我不是更方便吗？”

那个黑衣人关上门，说道：“你若一死，还要连累家人，你不想反抗吗？”

梁谨潜心中一动，这个声音阴柔动听，不像是普通人。他抬起头，看向那人的面孔，那人黑巾蒙面，只露出一双冰寒刺骨的眼睛。

他缓缓道：“老夫何尝不知？可是如今深陷罗网，无力挣扎。”

那人轻轻地摘下面纱，露出一张清秀如冰雪的面容，他微微笑道：“死有轻于鸿毛，也有重于泰山。你若死在王法之下，不仅连累家人，而且只会让奸人得利；你若肯自尽而死，我可以保证你的家人安度余生，他年你的子孙中有争气的，也可得到功名。”

梁谨潜眼中一亮，若是自己自尽而死，或许那些人就不会为难自己的家人。可是，这又如何可以得到保证呢？他真的不敢相信太子殿下下的信誉。他良久才道：“你是太子殿下的人？我若自尽，真的可以让太子放过我的家人？”语气充满了怀疑。

那人轻轻一笑，道：“太子的承诺不可保证，可是雍王殿下下的承诺你信不信？”

梁谨潜大惊道：“你是雍王殿下的人？”

那人淡淡道：“雍王殿下知道你为太子做了不少事情，可是如今太子已经准备舍弃你了，你的家人子女更是会成为陪葬。你若肯自尽，雍王殿下会安排你的家人去幽州定居，殿下言九鼎，决不会欺瞒你的。”

梁谨潜心思百转，终于道：“雍王殿下下的诚意，我信得过，如果老夫早些跟随殿下，也不会有今日的结果。”说罢，取出一本墨迹犹新的册子道：“老夫曾经记录了一本太子殿下从户部挪用银钱的账本，可是已经被拿走了，这是我这几天凭着记忆写下来的，希望对雍王殿下有用。”

那人接过册子，正色道：“殿下会感谢你的用心。这是鹤顶红，你绝对不会有痛苦的。我知道你希望和家人诀别，可是我不能冒险，所以委屈你了，你若有什么遗言，可以写下来。”

梁谨潜微微一笑，拿起笔写了一封短信，也不封好，就这样递给了那人，然后笑道：“我朝大臣犯了死罪，皇上也常常赐以鹤顶红。雍王殿下果然心计过人，请转告殿下，臣相信他的承诺。”说罢一饮而尽，顷刻之间，七窍流血而死。

那人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端端正正的两行字：

勿贪钱财而败名，
勿爱权势而殒身。

梁谨潜绝笔

武威二十四年甲戌六月初二

第二章 暗波汹涌

大雍武威二十五年乙亥，自户部事发后，朝野无声，平静以待风雨。太宗托病免朝，终日不出。

——《雍史·太宗本纪》

南楚同泰二年乙亥，哲渐病愈，其时朝野虽安，然夺嫡之事蓄势待发，哲为雍王主事，唯以隐忍为要。

——《南楚史·江随云传》

春光融融，和风徐徐，寒园之内，已经是绿树成荫了。

自从去年的户部风波，尚书梁谨潜被突然鸩杀之后，局势突然莫名其妙地平稳了下来。雍帝李援连下诏旨，将户部大小官员尽皆去职的去职，降级的降级，罚俸的罚俸。户部清洗之后，新任的户部尚书是三原韩德。他是在户部多年的官吏，只是没有科举，又没有背景，多年来一直不得志。这次户部清查，只有他那里账目最清楚，所以李援将他越级提升。韩德此人，不偏不倚，



心中只有一个皇上，太子也不敢轻慢他，虽然又将不少人手安插了进去，可是户部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如臂使指了。

去年五月，咸阳出现魔宗弟子的消息闹得天下皆惊，最后那个淫贼被凤仪门抓住，那人自称是不服当年宗主被逐，故而到中原兴风作浪。凤仪门将此人杀死之后，亲自派人送骨灰到北汉，魔门宗主京无极十分冷淡，既未发难，也未致歉，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之后，太子每日只是按部就班地理政，雍王除了不放手军事，平日只是在王府中潜心读书，既不交结朝臣，也不招揽贤士。唯一的动作就是经常将一些落第书生、贫寒士子送到幽州任官。李援允许幽州自行选官，所以并不干涉；这些人都并非什么旷世奇才，太子方面也不愿因此翻脸。两方面都是韬光养晦，大雍局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平静，可是有心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压抑，太子和雍王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

姑且不论外面的风风雨雨，寒园之内，正有一番奇景呈现。

在凉亭当中，雍王悠闲地看着棋盘，小顺子坐在对面，神色平静地放下了棋子，示意雍王该轮到他了；而在凉亭之外，一个白衣书生正在草坪之上，四肢着地，扮成坐骑，在他身上，一个穿着红衣的小女孩正用娇嫩的声音喊着：“驾！驾！爹爹快跑。”

这一年来的安心静养，我已经全然恢复，虽然还是显得文弱单薄，但容光焕发，已经不是那种随时就会断气的苍白模样了。不过，当了一炷香时间的“马”，我也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只得告饶道：“蓝蓝，爹爹已经不行了，你也不想累坏爹爹，没人给你念骏哥哥的信吧！”

柔蓝乌溜溜的眼珠转了一会儿，终于点点头，从我身上滑了